

加乌拉山口的落日余晖



■ 布达拉宫



■ 布达拉宫(油画)



■ 珠穆朗玛峰



■ 雪崩秘境(油画)

『巅峰』绘梦：画家『镜头』里的西藏

◆ 杜海军

镜头是一个广义的词,是定格影像的工具。对于画家来说,画笔是工具,它在深情的凝视与驰骋的感受支配下,刻画有故事的景与人。雪域西藏是每一个画画的人都想去的地方。早在中国美院学习的时候,我的梦想之一就是去西藏看看珠穆朗玛峰,然后画一画它。你自然可以通过别人的作品,无论是照片还是画作,来了解那片雪域秘境,但都比不上自己用脚去丈量那片土地来得真切,来得诚恳。

2021年7月,我第一次来到西藏。从成都出发,沿着318国道驶向拉萨。沿途的风景变化很大,从草原到雪山,从湖泊到荒芜……而西藏是一个你去了,便会一而再,再而三渴望重游的地方。2023年、2024年、2025年,我又沿着阿里环线三度前行。我看到了很多七千米以上的雪山;穿越羌塘无人区时,看到了很多藏羚羊、藏野驴等珍稀野生动物;我看到了著名的大地之树,还在神山冈仁波齐画了一幅速写……所有的“看见”,所有镜头里的风景与人文,便是创作时如流水汨汨般的灵感,倾泻于画布之上。

最近几次西藏行,有两桩印象深刻的事。其一是在珠穆朗玛峰下写生。旅途中因为气候和地理条件恶劣,我们一般只是画些小画。但那天日出时,当地人帮我们把画画的装备拿到山上,我们在那里坐了挺长时间,长到让我完成了整幅油画。天很冷,到后来颜料明显有了凝固的倾向。在雪山上写生,要争分夺秒。日出时分,光照一直在变化。另一桩让我难以忘怀的事,是走进措果乡。从定日县开到措果乡要两三个小时,其间还要经过一小片无人区。那里没有一个游客,好客的村民住在古老的木结构房子里,屋檐上堆着牛粪。那里有一条美好的湖,翻译成汉语是“湖泊开始的地方”。我是去年年底去的,今年1月发生在西藏的地震,恰好就在那里。不久前再去,很多地方已是废墟……幸运的是,重建工作正在快速进行。

回到上海,我感受中的珠峰,我用镜头拍摄的珠峰,包围着我,我开始了创作。大气磅礴与神秘莫测是两项同样重要的特质。面对三米的大幅画布,我酝酿了一周才下笔,山体倾泻的雪面,用最大号刮刀表现,山下蜿蜒的雪水旁用小笔画了牧民与经幡。很快,这幅作品就将挂于珠峰大本营,就好像,我一直在那里凝望着雪山。

生活在都市里,我的画多以各色都市建筑为语言,西藏,是全然不同的存在。“心胸一下子被打开了”,对,就是这种感受。不再是小情小景,人不再是收缩的。回到上海,镜头里的西藏影像也影响着我画布上的创作。比如,我正在画一幅从浦东到浦西的大幅作品,这也可以与西藏相通啊。浦东“三件套”,制高点就是“珠穆朗玛峰”。黄浦江呢,就是雪水融化后流向雅鲁藏布江的那条河。甚至当我在画建筑时,我会想到山体的肌理和山缘的锋利,于是不自觉地拿起刮刀……

眼睛是一个镜头,心里也有一个镜头,于是画布上就有了个人风格的“照片”。西藏,还没去够。



■ “亚洲一号”吉隆沟气象站



■ 阿里藏羚羊



■ 珠峰脚下的画展



■ 定日县措果乡雪珠村非遗染色技艺传承人仓决